

艺术家的浪漫曲

王立信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艺术家的浪漫曲

王 立 信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81,000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ISBN 7-5321-0483-4/I·401 定价：4.55元

第一章

一

在路边站台上候车的人，已经换过了一批又一批，只有一个大约二十八九岁的年轻女子，依旧心神不宁地停留在那里。

这个女子穿了一套深咖啡色的针织衫裙，领口开得很低，脖子上闪烁着一根做工极为考究的花丝纯金项链，隐约可见项链下端有一枚大小适中的鸡心形薄片，紧贴在针织衫里面两乳之间的胸脯上。

看得出，她本来就不是个身材苗条的姑娘，如今倒是个微微开始发胖的少妇了，身体上各个部位都饱满地隆起，每一条起伏的弧线全绷得紧紧的。但她丝毫没给人肥胖的印象，反而让人感到，透过她那颇为丰腴的形体，有一股内在的力在漫流着。而且，正因为她的丰腴，以及那套针织衫裙的深咖啡色调，将她那裸露的脖颈、双臂和两腿的皮肤，都映衬得格外的洁白光润。

她此刻的神情确实有点恍惚，但仍细心地保持着一个女

艺术工作者特有的风度和韵味，使她即便站在这繁华的闹市，也很难被淹没在花花绿绿的人潮之中，依旧引来了众多行人的频频注目。

她，就是不但在自己省里有点名气，连北京、上海的戏剧界也不乏赏识者的湖边市话剧团女导演——肖瑜。

从肖瑜久久停留的这个站台前通过的，有两路公交车，一路是汽车，一路是电车。它们再共同走过三个站头，便一个继续直向前去，一个向南拐弯，分道扬镳了。每当有车到站，一些不认识路的外地人怕乘错车，才不免迟迟疑疑。肖瑜虽不是本地人，却在这儿的戏剧学院学习过4个年头，毕业后也常为公事私事旧地重游，对这两路公交车的运行路线非常熟悉，可为什么这会儿连自己到底该上哪一路车，还总是拿不定主意呢？

她本该乘汽车到大光明电影院去。那儿正举办法国电影周。今天晚上是第4场了，将要放《女银行家》和《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》两部影片。她前几天刚读完程婉如新写的一个话剧剧本，还没来得及跟这位女秀才交换意见，便急匆匆赶到上海，不就是专门来观摩这个电影周的么？

可她一会儿又想乘电车上“如意新村”去。她在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时的一男一女两位老同学，如今就在这个居民新村第3幢楼的第4层上，安排了一个舒适的小家庭。今天，恰巧是这两位老同学结婚5周年纪念日，又是他们小女儿4周岁生日。承蒙他们的盛情，夫妻俩一大早就来到她的住处，说晚上要约几个朋友到家里聚一聚——吃吃，谈谈，跳跳舞，希望她务必“大驾光临”。

她面临着一次抉择。

但如果以为是两部外国电影和一次老同学家宴之间的抉择，那就是把我们这位“肖大导演”看得太小了。

票子确实是很不容易弄到的。不久前，当这个电影周在北京举办的时候，为了那些在外国影片中司空见惯的、或多或少的性爱场面，据说还引起了一场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活中还时有所见的，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。因此，这一回不仅放映的影片减去了许多，发票的范围也大大压缩了。即便是本地的文化界，也只有电影圈子里可以保证人人看全16部影片，其他如戏剧、文学、出版等方面，好几个人才摊上一张票。肖瑜是因为刚应电影厂之邀，与一位老导演联合执导了一部影片，人家“友情为重”，才对她特殊照顾，发给了全套票子。

尽管如此，肖瑜也决不会为这点事心神不宁。“友情为重”！她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到如意新村去赴宴！

可在当时，她正是以这么一个“理由”，来回答两位老同学的：

“啊呀，今天晚上要看电影呀！”

她因为扯了个谎，心口“怦！怦！”直跳。

她的那位女同学叶青青，嘴巴一撅，说：

“哟！不过两部片子，就放弃了吧！”

她不得不沿着这个“谎路”，继续搪塞道：

“不行不行，听说今天晚上这两部片子，蛮精彩的！”

叶青青听了这话，转脸瞄了丈夫一眼，又狡黠地轻轻一笑，回过头来对肖瑜说：

“唔，这倒不假，是蛮精彩的！那位女银行家，最初是个同性恋者，后来，拚力抵挡一个男人的进攻，没有抵挡得住，倒领略了男人的妙处……至于那部《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》，就更

有趣了。开头就讲一对年轻夫妻请人吃饭，客人已经到了客厅里，这小两口却躲在卧室里，还忙着在床上干他们的事儿，女佣人敲门喊他们，两个人居然从窗子跳出去，钻到花园的小树丛里去，完成他们那未竟的事业……”

叶青青说着说着，就“咯咯咯咯”地笑起来。

肖瑜本想解释一下，自己说的“蛮精彩”，并非指的这些，但又一想，人家不过开个玩笑，若一本正经地否认，反而没味道了，不如来个顺水推舟，便也笑道：

“这么一说，今天晚上我还是不来的好了，免得害你二位也要去跳窗子……”

叶青青说：“那可不行！我家住在4楼，跳下去还有命呀？那就请你在门外稍等片刻吧！……”

两个人又说笑了几句，叶青青恳切地说：

“来吧！来吧！难得的机会，给个面子嘛！”

肖瑜愣了一会儿，摇摇头，说：

“青青！请你原谅，今天晚上我真的不能来……”

叶青青奇怪地望望她，疑惑地问道：“你老实说吧，到底真的是为了去看电影，还是约好了去看什么人？”不等肖瑜回答，叶青青又一把将她拉到自己身边，紧紧地搂抱着她，说：“唔！我看出来了，我们瑜大妹子是下了决心，要琵琶别抱，琴瑟重调呗？”

她连忙摇头否认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……”

但她自己也感到，这种否认是多么矫饰，多么无力。

叶青青又说：“啊呀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亏你还能忍受得了这么长的时间……”

她没有作声。

叶青青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好吧，我不勉强你……不过，要是那边并不十分理想，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还是来。我有个朋友认识一位青年作家，可能一起来玩。我想让你跟他见见面，只怕你还要为大洋彼岸那个无情无义的人‘守节’哩……”

肖瑜感到叶青青那跟她一样丰满厚实的胸脯，挤压得她一阵不自在，便轻轻地将叶青青推开了，说：

“这样吧，我尽量争取来……可你们不要等我……到时候，看情况再讲……”

二

叶青青的那几句话，把隐藏在肖瑜内心深处一种朦朦胧胧的东西，给说破了，点明了，也把肖瑜身体里沉睡多年的一种什么欲望，撩拨得苏醒过来了。

可谁又能说得清，她此刻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选择？是严肃的，神圣的，还是荒诞不经，滑稽可笑的呢？

4天前那个晚上，法国电影周首场放映根据莫泊桑小说改编的《她的一生》，已经开映好几分钟了，肖瑜右边的一个座位，却仍然空在那儿。

她心里好像嘀咕了一下，人家想看没有票，这人可真是，拿了票却不来！好像也正在这时，有个人轻轻悄悄地走过来，轻轻悄悄地在这个空位子上坐下了。她下意识地转过脸朝这人望了一眼，凭着银幕上反射的一点暗光，她只看出了这是一个男人，是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男人。

这男人坐定之后，稍停了一会儿，才从一只塑料食品袋里拿出几片涂了果酱的法国式面包，和一瓶插着软管的柠檬味

汽水。他尽量使自己的每一个动作，都不弄出响声，甚至连咀嚼面包和吮吸汽水，都极慢，极轻。显然，他是没来得及吃晚饭，就匆匆赶了来的。而且，这还是一个懂得自爱，颇有教养的人。

但他还是让肖瑜分了心，起码有一种“错怪了人”的自责，在她脑子里匆匆一闪。不过，这个意念闪过之后，她便很快地“进了戏”，很快把这位邻座遗忘了。直到两部电影放映完毕，场灯全部开亮，人们纷纷离座而起，她才看清了他那颇长的身材和轮廓分明的面孔。

看清楚了，也就分手了！

有生以来，肖瑜实在记不清观看过多少场影剧，碰到过多少个素不相识的邻座了，他们都是匆匆来去的过客，是今生今世只有这一次相遇的机缘，永远不会重逢再见了。

他，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邻座，这样不会留下什么印象的一个过客。

散场时，她脑子里回想着刚才电影上的某些场景和画面，随着人流缓慢地向门口移动，他却机灵地穿过一个个空档，窜跳着走了。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要回过头去朝对方看一眼……

第二天晚上，肖瑜来迟了一点，场灯已经熄灭了，银幕上正放着《命运》的片头。服务员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入场券，又照了照前面的一个空椅子。她便摸索着走过去，坐了下来。刚一坐定，片头字幕也恰巧放完，正戏开始了。

她全神贯注看着电影，脑子里没有任何杂念。

可是突然，她闻到了一股果酱味和一阵汽水味，而且，她马上分辨出了，还是昨天晚上的那种草莓酱，还是昨天晚上的那种柠檬味汽水。

这些香味，就来自她的身边！照这么说，她的邻座，还是昨天晚上那个年轻的男子！他还是没顾上吃晚饭，就带着干粮赶来看电影了！

她禁不住心头微微一动。

但也不过是微微一动而已，此外再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……

第三天！

肖瑜进场时，好多座位都还空着，她也没有瞎想什么。只有在场子里快要满了，她边上的一个座位仍然空着的时候，她才忽然生出一个想法：这会不会又是他的？

她自己马上又在心里否定了：哪有这么巧？不会的。

但她自此便不得安宁，不停地在猜测着了：真的会还是他吗？果然是一不过二，二不过三吗？

这种猜测，竟发展成一种期待，使她不时回过头去，朝观众厅的入口处张望起来。

果然，又是他！又是他朝这边走过来了。

她真怀疑是电影院里光线暗淡而产生的错觉，甚至怀疑是自己想入非非而产生的幻觉。

他哩，站在过道上望了望她，望了望她身边唯一空着的座位，似乎也露出了一丝诧异的神色。

她慌忙收回目光，坐正身子，将眼睛盯住了前面那播放着“严禁吸烟，违者罚款”一类幻灯片的银幕上。

可是，凭她的听觉，凭她眼梢斜瞄过去的那一点视觉，凭她身体上另外一种什么感觉，她仍然很清楚他的一举一动。

他停在那儿了；他在核对椅子靠背上的排号；然后，他微弯着腰，半侧着身子，有礼貌地跟人们点头道着歉意，走到她

的身边来……

又是一种什么力量，使她禁不住再一次将目光转向他。

他，也正似笑非笑地望着她的脸。

幸好，或者说是可惜，就在这时，场灯全部熄灭了。

但她已经看清楚了，这个青年男子确实还是昨天、前天的那个他！她心里突然生出了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情绪，是自己的期待终于得到满足而激发的一种快意么？是，又不是，或者说，并不完全是……

他的动作，仍然都是轻轻悄悄的——轻轻悄悄地按下了椅子的座垫，轻轻悄悄地坐了下来，而后，又轻轻悄悄地说了一句：

“嗨！巧咧！”

像是说，他今天的时间卡得真巧；也像是说，他这么巧地又跟她坐在了一起。

像是不过在叙述一个极为平淡的事实，又像是还抒发了某种并不平淡的感情。

像是他本人在自言自语，又像这也是对她说的。

短短一句话，寥寥三个字，就里三层，外三层包裹着这许多的意思，真可谓“机关算尽”。

但要瞒得肖瑜，谈何容易！她一下子就看出他的“自言自语状”，只是一种伪装，一种矫饰，而想以此跟她搭上话，才是真正的用心。

她没有跟他搭腔，只轻轻回他以一声笑。

这轻轻一笑，同样包含许多层意思。既有对他这一个“巧”字的认同，又有对他那惊诧、喜悦心情的会意，还有因为看穿了他那“层层包裹”的一丝嘲讽和一点自得。

然而，除此之外，整整一个晚上，他们仍然没有用语言或目光作任何感情上的交流，便又各自东西了。

可肖瑜却再也不能把他从自己心里赶开去了。

她从他每晚带干粮来吃，估计他也是从外地来的；她竭力从他的口音猜想他可能是哪里人；她又忽然想起，第一天晚上曾偶然瞥见，他右手中指前端，有一个鼓起的硬茧块，因而断定他是个拿笔杆、爬格子的角色……

散场之后，她脑子里再也难以出现电影上的任何场景和画面了，而是不断地浮现着他的音容笑貌。她像一个蹩脚的剧评家在评论某些剧中人物时那样，将他的一言一笑，一举一动，都贴上了某一种美德的标签。甚至他总是吃草莓酱和柠檬味的汽水，也使她感到十分亲切。至于那一句内含极其丰富的“嗨！巧咧”，她觉得更可以说明他的热情，矜持，智慧，机敏，等等多方面的修养。

“嗨！巧咧！”

她脑子里不断回响着这个声音。

这个声音随着时间、地点、环境和心境的变化，竟像是一首歌曲那样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“变奏调”，时而严肃，时而俏皮，时而沉稳，时而轻快……

当她回到住处，漱洗完毕，躺到床上之后，仍然是反复品味着这句话，而迷迷糊糊睡去了的。

这天夜里，她还做了一个梦，一个羞人答答的梦。

……

但是，所有这些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

就算她这会儿下决心上电影院去了，会不会又像前几天那样，跟他联号而坐呢？

就算真的又跟他坐在一起了，她有没有机会，有没有冲动，有没有必要，跟他谈些什么呢？

就算他们不但又坐在了一起，而且进行了交谈，开始了交往，那也不过是“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”，今后的路程是那么的漫长遥远！

更主要的是，谁也不能说，他们之间确有缘份，这种巧遇，当真是上天有意安排。再说又有什么能够表明，他果然就是她的“白马王子”呢？

想到这里，她不禁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自己：“搞啥个名堂精！”

而后，她又在心里对自己嘲讽道：“嘻！你以为你还是个青春萌动的少女么？来这种罗曼蒂克又有啥味道哟！——走！上叶青青家跳舞去！她那儿不是还有一位青年作家么？正儿八经地去跟这个人谈谈吧！……”

为了使这个决心不致动摇，当有一辆开往如意新村的电车到站时，她马上就挤了上去。

可一挤了上去，又不对了：脑子里很快又产生了另一个想法：只要她上电影院去了，就可能再碰到他；只要又碰到了，就可能搭上话……她一下子想出了若干个“只要……就可能……”总之，只要她跨出了这一步，就可能给她今后的生活增添绚丽的色彩！否则，那就什么“可能”都不可能有了。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！

就在这时，售票员要关车门了，她慌忙喊了一声：“同志，请让我下车！”紧接着，就连连招呼：“对不起，请让一让！对不起，请让一让！”拚力朝车门口挤。

一个被她无意碰撞了的女乘客埋怨道：“啊哟！刚刚么拚

命朝上轧。”

她又忙笑着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乘错车了……”

一个年轻人喊起来：“哈，搭错车！”跟着怪腔怪调地唱起了：“酒甘么淌卖无，酒甘么淌卖无！……”

她无心跟他噜嗦，急急忙忙挤到车门口，慌慌张张跳下了车。

售票员先不知道是何许人也，刚要骂一声“江北人”或“乡巴佬”，可回头一看，是这样一个年轻时髦的女子，便改了口，轻轻嘟囔了一句：“搞七念三！”

肖瑜在站台上定了定神，才想起刚才并无必要硬挤下车来，到前面的站头转车，不是一样吗？接着又安慰自己：算了，洋相已经出过了，等会儿来了汽车，可不能再三心二意。

可当那辆开往电影院的汽车靠了站，她刚要朝上挤，脑子里却又闪出了一连串的“就算是……又怎么样呢？……”便又犹豫了，慢慢地退到了正忙着上车的人们后面。

肖瑜本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。据说，人们在爱神面前常常会迷失本性，这大概有点道理。

站台上的人都上了车，售票员又问她：“要上吧？要上么快点！”

几乎就在同时，她感到身后有人猛推了她一下，将她推上了车。紧跟着，车门就关严了。

她很想看看，推她上车的是什么人。可回头一看，身后面根本没人。站台上也是空空如也。

奇怪，她明明是被人推上来的嘛！

唔，这个“人”，大概就是那个“他”吧？……

三

肖瑜禁不住大失所望！

16排，没有错。8号，也对。只是在她的这个座位两边，都已经坐上了人。左边的6号，坐着一个年轻男子，右边的10号，坐着的也是一个年轻男子。但这两个男子，都不是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接连三个晚上跟她挨坐在一起的那个他！那个英俊潇洒，彬彬有礼的“可人儿”！

刚才从汽车上跳下来，走向电影院的时候，心情就像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里说的那样：“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”。此刻，那激动、兴奋的情绪，已消失殆尽。她像一下子从云端摔下来，摔到了一堆棉花上，心里空落落，身子轻飘飘。紧跟着，又忽然感到一阵愤懑，一阵因为被欺骗，被耍弄而产生的愤懑。

“我还不如早点上青青家去哩！”她在心里对什么人喊着这句话，便猛一转身，朝门口走去。

才不过两步、三步、四五步，又觉得心里灰溜溜的，腿脚沉甸甸的。走？上哪儿去？当真上叶青青家去吗？好像又实在提不起这个兴致来了！……

肖瑜的这位老同学叶青青，本名叫叶青萍，早在学生时代，就是全校闻名的人物。当时，女生宿舍是一座红瓦盖顶的小楼，叶青萍便和表演系的梅香萍一起，被人们戏称为“红楼二萍”。

那梅香萍因为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，十分孤傲，让人感到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“冷面美人”。这叶青萍却不同，在她周围转来转去的老、中、青男人（当然以中青年为主，而又以青年居

多),按照亲、疏、浓、淡,里三层,外三层,据说有二三十人之多。有人又将莎士比亚名剧《温莎的风流娘儿们》去掉一个“们”字,背地里叫她是“温莎的风流娘儿”。

后来,她发疯似地爱上了同班同学林茂茂,还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青青。

叶青青有个十分精致的绢面烫金日记本,专门记载和林茂茂的罗曼史:某年某月某日,几时几分,于何地,第一次约会;某年某月某日,几时几分,于何地,第一次拉手;某年某月某日,几时几分,于何地,第一次接吻;某年某月某日,几时几分,于何地,又怎么怎么……每一次的经过情形,以及她心理上、生理上的种种感受,都记录得极为详细。

叶青青和肖瑜同一寝室,两人关系也不错,她这些经历和感受在形成文字之前,大都以口头文学的形式,非常细腻地对肖瑜讲述过,而且每每使肖瑜听得脸红,心跳,羞的慌……

从戏剧学院刚毕业,叶青青便马上和林茂茂结婚了,是他们同学中最早组成小家庭的一对。当时肖瑜才分到湖边市话剧团,团里正排着那位女秀才程婉如的五场话剧《明天》,她是导演助理,没能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,但后来听人们谈起过这些婚礼上的好些轶闻、花絮。

闹新房有一个通常的“节目”是咬苹果或咬糖块,人们起哄催逼,新郎、新娘则总是忸怩作态。叶青青却与众不同,当林茂茂刚咬住了糖块的一端,她便立即噙起嘴唇凑了上去,将另一端咬住,紧接着又张开两臂,和林茂茂紧紧拥抱在一起,久久亲吻了起来。

这一下,那些闹新房的人在一阵狂呼之后,便感到被他俩撇在了一边,闹不出什么名堂了。就像一出戏太快地进入高

潮，下面再没有什么精彩的场面能吸引观众了。

肖瑜还听说，戏剧文学系一位男同学送了叶青青和林茂茂一副贺联，上联是：“青青嫩叶承甘露”，下联是：“茂茂新林发春芽”；横批是：“喜结硕果”。

叶青青并非《红楼梦》上那个“傻大姐”，她明知其中涵意，仍将这副贺联堂而皇之贴在新房的房门上。

叶青青本人也给肖瑜来过一封信，说她婚后的生活是：“个中乐趣，不可言传。”还火辣辣地写了这样的话：“瑜大妹子！赶快找个中意的男人结婚吧！”

当他们的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将临之际，林茂茂正随剧团在外地演出，叶青青硬是千里迢迢赶到那里和丈夫同住了一宿，鸳梦重温，作为庆祝。因此，她曾经毫不隐讳地对肖瑜说，她第一次受孕的时间，地点，也是非常明确的。他们那位小千金的“生日”，便打破了从出娘胎那一天算起的常规，而是定在了这一天。此后，每年的这一个月子，夫妻俩总是要香汤沐浴，故“事”重演，特别热烈地庆贺一番。

叶青青便是这样的一位女性！

.....

如果肖瑜从来还是单身一人，或者，如果她结婚之后并没有和丈夫离异，再或者，如果她虽然经过婚变，今晚却如愿以偿地又碰上了那个“他”，那么，她还是乐意到叶青青家去凑凑热闹的。

可现在一切都翻了个过儿，肖瑜便实在不想去看叶青青和她丈夫林茂茂那些亲昵的情状了。

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，还是留在这儿看电影吧！

再想想自己刚才的愤懑和失态，不禁感到好笑。是谁欺

骗了你？又是谁耍弄了你？不是别人，正是你自己呀！是你自己荒唐！

这两个年轻男子，确实是两个完全陌生的人，可是，那一个呢？不同样是陌生的吗？他姓甚？名谁？家住何方？干啥行当？有否婚配？不也都是“未知数”吗？

这么一想，她心平了，气和了，又觉得叶青青家并非绝对去不得的了。估计叶青青家的聚会不可能散得太早，等看完电影，如果来得及，再去看看那个青年作家是何等样人吧。

于是，她又回转身，走到16排8号那个还空着的座位前面，坐下了。

对于她的到来，左边那一位头也不回，完全是漠然处之；右边那位却利用身材较为高大的优势，斜过眼睛，盯着她那开得很低的领口。

看就看呗！每个人梳妆打扮，都是给别人看的，而女人梳妆打扮，又主要是给男人看的。肖瑜倒不在乎。只不过，她今天这一番精心修饰，并非为了这个男人，而是为了那一个男人呀！

可惜，他没有来！

不！他可能来了，就坐在观众厅里另外一个不知是哪一排、哪一号的座位上。

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想嗅到在哪个方向有那熟悉的草莓酱和柠檬汽水的味道。

然而，坐在她前面的那位女郎身上浓烈的外国香水味，把什么味道都盖住了。

她在心里不停地责怪这位女郎，却忘了自己身上、头发上同样洒了诱人的香水。